

悼念恩師劉鶯釗教授

乍聞劉鶯釗老師驟逝的消息，心中先是一陣錯愕。回過神來，趕忙打電話向吳惠林老師求證。在確定劉老師離開我們的之後，不知覺地我已潸然淚下。

這幾天，老師優雅而自信的笑容，一直不斷地在我的腦中浮現；而我耳邊也不時聽見老師清柔的聲音。彷彿在告訴我，不要因為她的離去而感到難過。

成為老師的第二位碩士班指導學生，是我一生的重要轉捩點。每當我回想起這一件事，心中總有何其有幸之感。老師非常平易近人，和老師相處，雖是談笑風生，卻總可以有許多的啟發。但是，一旦論及學術，老師便顯現出對於學術研究的嚴謹與堅持。也許是因為這樣，老師所指導過的碩士生並不多。在正式成為老師的指導學生後，老師對我的指導是嚴格的。因為老師知道，我可以達到她所為我設定的要求。在撰寫碩士論文時，老師常常會要我自己思考問題的癥結點，以及思考解決問題的方法。這樣的訓練方式，也讓我在西雅圖華大求學時，很快的就能適應並在短時間內順利取得博士學位。而我能很快的在政治大學，由助理教授升至教授，並獲得許多研究的獎項，當時老師所給予的嚴格訓練，絕對有產生相當大的作用。

還記得 1989 年我還在念碩二時，我向老師借研究室撰寫碩士論文。老師慷慨應允，但因為老師在研究室從事研究到九點，所以只能在晚間九點以後。老師之所以九點就離開，是因為還要趕回家照料家務，否則她應該會留更晚。有時我會提早到老師研究室門口，總會看到老師專注研究的態度。而老師專注的研究態度，也是我在之後從事學術研究時所秉持的態度。1999 年回國後，我在政大任教，也常常留在研究室從事研究到很晚。從那時開始，我開始逐漸領悟老師當時在從事研究時的辛苦。

老師對我的照顧，是我一生所感激的。在就讀台大經研所時期，老師知道我決定自立更生，除了聘我擔任其國科會計畫助理外，還請我去照顧她的小孩，直到我碩士畢業。事實上，老師的小孩當時在唸

小學，其天資聰穎，在課業上根本不需要我的協助。我相信老師應該是想讓我沒有生活上的憂慮，好好唸書。回國後，每次遇到困難時，我總會向老師請益，請教她對事情的看法。「不與人爭，一切隨緣」，是我與老師討論許多事情後所獲得的心得。這樣的信念，應該是老師近幾年來因宗教信仰而奉行的處事原則。而這樣的處事原則，也深深地影響我近幾年的處事態度。過去，老師總會給我一些寶貴的建議，讓我能做正確的判斷，以及順利解決一些棘手的問題。如今，這樣的機會已不復在。

以往過年時，我都會去探望老師。今年農曆過年前，我依例打電話跟老師約時間前往拜年，老師卻要我不用前往。而這卻是我跟老師此生最後一次的聯絡。雖然知道老師身體微恙，但因為老師的語氣依舊，沒有任何異樣，所以不知老師的病情如此嚴重。我還記得我曾經問過老師，那麼早退休的原因。她告訴我，他想要專心協助經營新唐人電視台。當時老師的回答，可以感受到老師很想在退休後有一番積極的作為。在偶然的機會，看到老師在今年初對神韻晚會的推薦函。在寫下推薦函的同時，老師應該已經在跟病魔搏鬥。但即使是在生病時，老師依然表現出她對於宗教的執著，就如同她對於學術研究的專注一般。

我所敬愛的劉鶯釗老師，感謝您過去所教導我的一切，也感謝您給我機會和您一起合寫「台灣區域性失業率差異的決定因素 ---兼論女性勞動力」一文（收錄於《誰偷走了我們的工作》一書中）。在撰寫該文時，讓我有機會重溫向老師學習的幸福與喜悅。願老師一路好走，如果還有來生，也請老師一定要讓我再當您的學生！

學生

智聰 泣筆

開南大學人文社會學院院長

國立政治大學財政學系教授

2009年6月19日